

望梅生“情”

刘才亮

端午一到，小区里的杨梅便尽数红透了。它不是怯生生的试探，而是一场热烈的宣告。平日里静立于桃溪旁、楼宇间的杨梅树，墨绿的枝叶叠出沉沉浓荫。此刻，它们宛如丹青妙手挥毫泼墨，点点嫣红缀满枝头，烂漫动人。果色层次变幻：向阳处凝着沉厚的绛紫，沉甸甸地垂挂枝间，似有蜜浆欲滴；背阴的一隅则泛着少女脸颊般的绯红，娇羞地藏于叶底。阳光穿透枝叶，落在覆着一层白绒的鲜果上，漾出玉石般温润的光泽。一树杨梅，便成了这静谧夏日里流光溢彩的宝库。

清甜的果香在空气中悄然蔓延，滤去了夏日的燥热，独留一缕勾人的酸甜。行人途经树下，脚步往往不自觉地放缓。闲坐的老人、往来的主妇、归家的孩童，纷纷抬眼凝视，脸上漾起温柔的笑意。

人们皆止于观赏，并无一人伸手采摘。偶尔有人举起手机，拍下这满树风华，只为把这动人的景致妥帖收藏。

枝头鲜果饱满圆润，有些熟透的果子，果皮已然微微起皱，却依旧安然悬立。待清风掠过，雀鸟啼鸣，它们才恋恋不舍地坠落，化作一抹紫红的轻叹。清晨，保洁员执帚清扫，沙沙声响中，将落果与晨露一同收走。整洁的地面上，唯有砖缝间残留的嫣红，成了夏日独有的印记。

眼前这份静默的成全，伴着熟悉的酸甜气息，总能叩开记忆之门，将我拽回数百里外——天柱乡下老家，群山褶皱里的童年。

山里的杨梅树野生野长，扎根在陡坡崖边，无人打理，却枝繁叶茂，年年结果。未至端午，枝头刚染上青红，我们这群顽童便循着果香匆匆寻去。

盛夏午后，山村只剩蝉鸣声声。伙伴们欢呼着，跑过被烈日烤得滚烫的晒谷场，穿过从生的茅草，满心期待地来到杨梅树下。野树高大苍劲，枝丫横斜，透着山野独有的野性。我们举着自制的长竿，竿头绑着铁丝弯钩，由个子最高的伙伴牵手指，对准紧密的果簇轻轻一勾、一敲，青、红、紫三色杨梅便如雨坠落。

我们不顾果粒砸在身上，也不惧草从里的虫蚁，欢呼着俯身捡拾，果子沾着尘土，只在衣襟上草草一擦，便送入口中。初尝是浓烈的酸，激得人眉眼紧蹙；片刻后，清润的甜意从舌根缓缓散开，让人意犹未尽。唇齿、指尖染上的紫红，成了童年最骄傲的徽章。

那时年纪尚小，不曾想过太多，却也默默守着山野间世代相传的规矩：不折枝、不毁树、不贪取，留几分果实予飞鸟，也留几分给后来人。山野辽阔，草木自在，我们亦肆意无忧。人与果树之间，唯有纯粹的欢喜与相伴，没有占有与纷争，这份默契，从来无须言语。

如今久居城市，年年也会回乡，却总难在杨梅成熟的时节相遇。有时便想：不知旧日山野里的那些杨梅树，是否依旧岁岁葱茏、年年硕果。

收回飘散的思绪，重望眼前一树嫣红，累累硕果安然留于枝头，尽数奉予阳光、飞鸟与大地。这是另一种成全：我们守护草木走完完整生命历程，为飞鸟留存夏日食源，以克制守护公共美景，恪守文明的分寸。一取一予，一动一静，两种成全，皆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处之道。

虽说这是现代生活里温润的公德与修养，可心底深处，终究漫起一缕淡淡的怅惘。

我怀念从前那份质朴的相处：山林间我们酸甜，我们赠予山野清脆的欢笑。那时的杨梅带着山野的灵气，串联起一整个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。

我俯身拾起一颗落地的杨梅，紫黑饱满，果肉绵软，像一段沉淀心底的往事。入口，浓甜瞬间在舌尖绽开，随之漫开的淡淡酸意，那是记忆最本真的模样。

品味着这熟透的醇厚绵长，我却始终难忘童年那口先酸后甜、如山泉般清冽的滋味。

我将果核轻轻埋入树下泥土，起身时，晚风拂过，满树枝叶沙沙作响，仿佛远处群山传来低低的回音。

舌底，泛起一丝熟悉的清冽微酸。那滋味，在喉间久久徘徊，不曾散去。



荷韵

王军 摄

芒种忙“种”

向兆国

时令，在乡镇干部眼里，从来不是日历上干巴巴的节气名字，而是天地间最精准的号令。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，但对于与土地打交道的人来说，四季轮转意味着播种与收获，意味着百姓的饭碗与口袋。在我心中，芒种，是一个最让人心跳加速、节奏加快的季节。

2002年的芒种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那年，上级要求在通川区尝试用田来种植烤烟。此前，烤烟只植于山地。百姓多年勤耕不辍，心怀热忱，技艺娴熟，收益可观，山地堪称乐土。可要把它从山地请到水田里来，是破天荒头一遭。业务部门的同志把账算得明明白白，可真要到群众中去，却发现步履维艰。

我们在翁岗村选了试验田，为兜底保群众利益，政府决定给每亩试验田补助大米。即便这样，也鲜有群众肯轻易点头。他们见惯了纸上空谈的恶果，笃信“眼见为实”。他们的务实，根植于最质朴的传统逻辑。

“田里不种粮食种烤烟，这算什么道理？”“万一失败了，我们一家人喝西北风去？”我们理解他们的担忧，但不能因为理解就放弃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，

有些时候政府不推一把，好事也会错过时机。

而这时，芒种到了。芒种时节，天地间仿佛按下了快捷键。麦子要抢收，稻子要抢种，耽误一天，收成就要打折扣。农谚说得好：“收麦如救火，龙口把粮夺。”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，芒种时的庄稼一天一个样，三天大变样。地里的油菜也快到收割期；可按照田烟技术要求，又必须在芒种前后完成移栽，否则就错过最佳生长期，只会减产减收。

然而，试验田里的油菜，距离成熟还差点时日。栽烤烟，就要牺牲油菜的收成。老百姓眼巴巴望着那些快要成熟的菜籽，死活不肯动刀。我们便跟他们掏心窝子，算细账，把道理掰开揉碎了讲。好说歹说，总算让他们点了头。可几百亩的田，一天之内要清完油菜，各家各户那点人手，哪里够用？镇里就拉起了义务支农队，干部们卷起裤腿，赤脚下田，镰刀挥舞。霎时间，满坝田人声鼎沸，镰光闪闪。油菜一拨一拨地倒下去，露出底下黑油油的泥土，像刚翻开的希望。

一切还算顺利，直到我们碰到那户人家。他家的7亩田，刚好在试验区的正中间。那家的母亲60多岁，搬了张凳子坐在田中央，又哭又闹，死活不让

割。她的儿子性格柔弱，不敢跟母亲顶嘴，只能站在田埂上干着急。7亩田啊，就在最核心的位置，如果不种烟，整个连片种植计划就泡汤了。

我们分了四批人去工作。先是组长去，攀亲邻关系，讲政策道理；再请寨老出面，用乡情去感化；村支书、村主任轮番上阵，从公到私说了一遍又一遍。老太太铁了心，谁说都不行。最后，镇长去了，镇党委书记也去了，软硬兼施，好话说尽，直到天快黑了，老太太才勉强点了头。

那家人同意的那一刻，旁边的干部职工像打了鸡血，几十号人冲下田，镰刀飞舞，不到半个小时，7亩油菜齐刷刷割完。那个场面，至今想起来心潮澎湃。没有人叫苦，没有人喊累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抢回来的不只是7亩油菜，而是一个产业的希望，是老百姓秋天更加沉甸甸的收获。那年秋天，田烟大丰收，金黄的烟叶在烤房里飘香，收入比种水稻翻倍，老百姓数着钞票，笑逐颜开。老百姓笑了，我们更笑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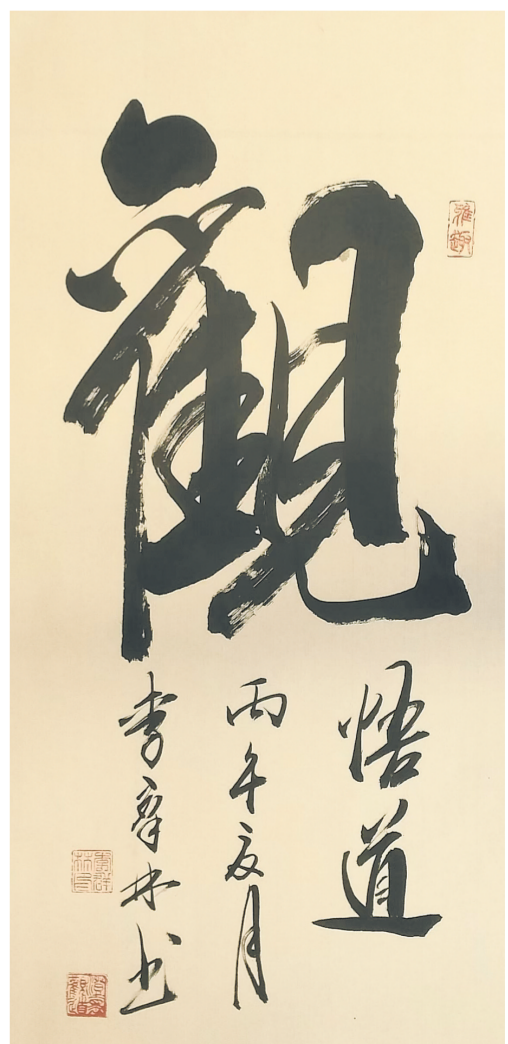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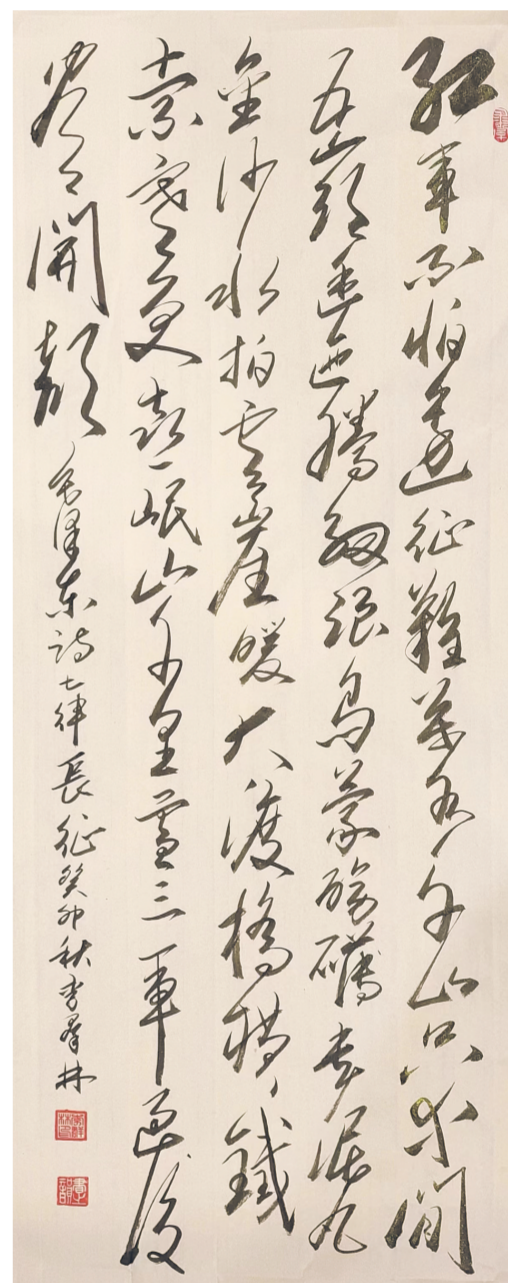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以后，我常常想起那个芒种。想起田里大哭大闹的老太太，想起夕阳下挥汗如雨的干部们，想起那一块被割得精光的油菜田。芒种种下的，不只是烤烟，更是信任与希望。“芒种不种，再种无用”——这句谚语，从此算是刻在我骨子里了。种地如此，做人做事，何尝不是如此？有些时机，错过了就是一年；有些机遇，抓住了就是一辈子。

如今又逢芒种，那个抢种争夕的往事浮上心头。春争日，夏争时。我只是明白了，在基层工作，就是要像芒种时节的庄稼一样，抓住时节，拼命生长。待到秋来收成好，所有的忙碌，都值得。

芒种忙，忙芒种。这忙碌里，有老百姓的日子，有基层干部的初心，有土地最朴素的回答。

黔南州老年书画研究会作品选登

作者简介：李群林，1952年生于贵州，现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，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创作研究员。秉持家族“尚武崇文”良好风尚，根植中国传统书法研习、教学领域，形成了以隶书固基、行书为主、草书为辅、楷书为少、高度凝练、辩证思维的行草书创作习惯，探求“繁简相生通古意，墨行一世见天真”的境界。



李群林 书